

【在人间】

## 我们将如何老去

□卢小波

好朋友的儿子大婚。之前,他就跟我唠叨,要把孩子的奶奶接来,让老人家好好高兴一下。结婚的孩子,是家族的长房长孙。

麻烦的是,奶奶是阿兹海默症后期,已经不大认得人。特别是人一旦多了,她还会像幼儿一般,特别害羞、紧张、封闭。可是,奶奶在糊涂之前,不断念叨孙子的婚事。无论怎样,总得让她参与一下,大家才能心安。婚礼现场肯定是去不了,那就让她在家里坐着,安静接受孙子孙媳的行礼奉茶,然后再让她赐个红包吧。就这么个简单环节,大家也费了不少心思,才把她教会。

我能想象,在老奶奶心中,那只是一场好玩的游戏。她的思维近乎两岁幼童,不可能理解晚辈行礼的含义。

雨果说:“我将在节日里独自退场,这流光溢彩的幸福世界什么也不会少。”独特的疾病,给了奶奶以独特境界。旁观者会伤感,但她不会。

人的老去,是一个麻烦的过程。前段时间,一个朋友的母亲住院,兄妹几人日夜轮班伺候。几天之后,妈妈开始哭,说:“现在我一个人生病,你们4个孩子就这么累。那以后你们老了,只有一个孩子,可怎么办啊……”这一哭就停不下来了,三天两头地掉眼泪。妈妈是得了老年抑郁症了。不过,此事在某个场合一说,大家都跟着抑郁起来。

我倒没有这么悲观。依照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,到了我辈垂垂老矣,也许会有机器人照顾吧?比如,我等工薪阶层,由国家派发铁壳子机器人应付,这叫普惠政策。有钱人则可以自费买个高版本、高配置的机器人。

眼前的问题是,机器人还没来,老人家又特别能折腾,该怎么办?

有个朋友的老妈,睡眠不好醒得早,经常是清晨四五点钟就挨个打电话给儿女。几个孩子孝顺,都不敢关手机。老人家年纪大,万一需要应急,耽误了可怎么办?老妈的日常习惯也不好,每次到女儿家,脚就架在茶几上。女婿不满,只能在背地里嘟囔。老妈脾气不好,情绪敏感,谁敢惹她啊?

不肯跟孩子住,老妈自己独居,基本就懒得收拾屋子。自己穿的衣服,洗晒之后,都堆叠在床上。一张大床,大半都让衣服占据了,只留下40厘米宽,可以容身睡觉。生活节俭惯了,什么都不舍得扔。女儿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开着车去老妈家运回一堆东西,在半路找个垃圾桶扔了。上礼拜运出的,计有腌咸菜5罐、冰箱过期食品一堆、旧衣服若干……就这些破烂,还是女儿假作贪心状,才能讨到的。

还有一个朋友的父母,花了13万块钱,在传销那儿买了什么“红外频谱仪”。另一朋友的爹妈,多金又多疑,整日在几个孩子间挑事,弄得人人不得安心。

人老了,世界会缩小,眼界会变窄,但本质与性情,年轻时是怎样,到年岁高了就会成倍地放大。

前些日子跟朋友去看望一对退休多年的老夫老妻。那是我们相识多年的两位长辈,尤其是那位女士,对丈夫的依赖,传奇颇多。

这次才见面,先生就张罗水果、茶点,吩咐妻子说:“你上楼,把水果刀拿来。”妻子张着手,呆了一呆,犹豫着说:“水果刀?水果刀是什么样的?”大家也都呆住了。先生说:“哎,我呀我,真是要让你急得哭出来了!”大家都笑。她啊,还真有一辈子的公主命。

这位女士,年轻时单纯,高龄时再次提纯,干净得如透亮的单晶体。前些时候,父亲过世,另外两姐妹争遗产,斗到互不来往。她一开始就主动退出,分文不取。她的家庭背景复杂,小时候爸爸被打成反革命,父母离异,弟弟被送养,她一直生活在不安全感中。想不到的是,年轻时嫁了厚道能干的丈夫,她从此安静如水。她说,我以前说话很笨,领导总是不喜欢我。现在到了老年大学,我总是当组长、当班长!大家都喜欢我!

有位朋友说,良好的养老,三个条件必不可少:一是老本,二是老伴,三是老友。他讲的老本,是经济条件。但我的理解是,这个老本,还包括年轻时积攒下的修养。不然,寿则多辱,自取其辱。

阿图·葛文德在《最好的告别》里说,由于信息和传播方式的飞跃,人们不再需要向老前辈求教如何认识世界。确实如此,我认识的人里,40多岁向20岁的人恭敬求教,早已是常态。未来,会有越来越多的年少者领导着中壮年群体。崇老文化,正在土崩瓦解。

有个年轻朋友,最近入住青年公寓。他告诉我,那里租金便宜、设施优良,入住条件是,只接受年龄在18岁至35岁、没有小孩的人士。我问,只收没有小孩的人,可以理解,难道39岁或49岁、身体棒棒的也不行吗?答,肯定不行!再问,这是年龄歧视吗?他说,不是啦,这就是一个营销模式。

可是,我觉得这是一个象征。未来世界,独居者会越来越来多。少与老,在世界的两端,各有各的孤独。

你将如何老去?这答案,是从年少起开始写下的。只不过,现代人比古代人麻烦;我们这一代,又比上一代人别致。

【浮世绘】

## 你也是别人的灯火

□韩松落

欧维的妻子索尼娅在六个月前患病去世,他决定以自杀的方式随她而去,但他的自杀,一次次被邻居们打断。

他五十九岁,在铁路路上工作了四十三年,在这个小区里住了也有三十年,对他来说,这个小区是和他一起长大变老的,他那四十年铁路员工的经历,也让他容不下一切扰乱秩序的事。他冷着脸,维护着小区里的一切,乱停车、乱放东西、不给垃圾分类、在人行道上开车、年轻人行为不端,都在他管束的范围里。他有时候毒舌,有时候亲自动手,总之,要让不合秩序的一切在他眼前消失。

他以为自己已经够冷了,像所有孤独的、饱经沧桑的人一样,像所有打算自绝于人民、自绝于社会的人一样,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包裹起来,不让自

己流露一丝一毫的感情。即便帮助邻居照看小孩,他也拉着脸,给年轻人修理好了自行车,他也不依不饶毒舌几句。似乎,多流露一点感情,多流露一点热爱,这个世界就会伸手挽留他。

邻居们不吃他这一套,他们早就看穿了他。他把脖子套进绳索的瞬间,邻居吵吵闹闹地搬来了,撞坏了他的邮箱;再一次把脖子套进绳索的时候,邻居的孩子刚好从窗外经过,好奇地望向屋内;他把自己关在车里,想要用汽车尾气自杀,邻居敲开车库门,要他帮忙送人到医院去。他的自杀计划,一次次被耽搁了,看起来是被动的,实际上是主动的。他其实就在等着周围人的挽留,稍一示意,稍一挽留,他就顺势留下了。

他在进入自杀准备状态时



蹄。答案像滑丝的螺丝,总在同一个地方绊住:他对我好,我没法相信他不爱我。

他喝酒,打断过她的锁骨,却在某个风大雨大的夜,为了不让她趟水,背了她五百米回家;他一直不赚钱,还理直气壮地从她钱包里搜刮,有一天可能良心发现,扔给她一个街边常见的韩式发夹,她戴第一次就脱了胶;她身体不适,隐隐的闷痛像坏天气,令人窒息,他突然来了电话,提醒她保暖,她握着手机,泪如雨下……

这些细小的付出、点滴的温情,像垃圾山上的空饮料瓶,她们如获至宝地抱在怀里:这都是他给我的爱。只是,一块钱能买红豆面包吗?五块钱买得了喜欢的包包吗?五十万,够在三线城市买房吗?卖多少个饮料瓶,都解决不了一生温饱。

小满十四岁那年,在北京上新东方,我尽小姨之责,每个傍晚带她大吃大喝。她在冰淇淋店门口露出贪馋又不好意思的犹豫,对我摇头:“好贵……”我心说:跟你的学费比起来,是九牛一毛。嘴上还嘉许她:“不错,你懂得了爱的价值。”一边推门而入,“不过没事儿,小姨有钱。”“有钱”这两个字,在LV店、北欧十日游的旅行社,任何一家房地产中介,我都不敢说出口。我的钱,只够购买微小快乐。

爱呢?一样。从瞬间心动到

的回忆,说明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留恋。他的童年,他母亲的早逝,他的铁路工人父亲在母亲去世后对他的拥抱,他在铁路上的工作,他的第一处房子,他在火车上遇到成为他妻子的索尼娅,他们的幸福生活,他们的西班牙旅行,还有,他和邻居在小区里行走时四周围起的灯火……所有这些,点点滴滴,都成为拉住他的手。

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的小说《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》,用了很有趣的方式,为每个章节命名: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在小区巡逻,一个叫欧维的男人拉着拖斗倒车。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,是动作和物体,出现在标题里,生活里常见的细节都在这里了,而这些细节,这些行动、物体,不只和他有关,也和周围的人们有关。他总是在帮助人,帮人学习驾车,帮人修理自行车,他总在一点点加深和这个世界的联系,总在向下伸出胡须,所以,当他生出离意的时候,这个世界也在抓住他。死是那么重要,就像小说中所说,死亡“是生命最大的动机之一”,但死没有那么容易,尽管他已经做足了准备,早早坐进了等候室。

即便是最孤独的人,其实也难得孤独。总有人来敲门,总有灯火亮起,总有饭菜香飘来,总有吵闹声在耳畔响起。在一部同样描绘孤独者的电影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里,数学天才石神哲哉孤独地住在公寓里,孤寂得像个未亡亡之人,但隔壁母女俩却总在发出响动,总在制造饭菜香气和嬉笑声,尽管那声音和气味并不属于他,但当他在归家的时候,望望隔壁母女的灯火,就能感到莫大的慰藉。

事实上,那些自以为隔绝、自以为冷脸的孤独者,也是别人的灯火,可以让孤独者遥望,也给幸福的人以气力。每个人都走在归家的路上,望望那些灯火,不由加快脚步,毫不在意那些灯火下的人都是什么成分。

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之间,有很多状态:喜欢、怜惜、心疼、敬重、仰慕……有些能甜蜜当下,有些能支付今夜,有些能购买岁月。够在冬夜为你暖手的爱,离挽着你的手步入婚姻殿堂,还差得远。

也许,钱与爱唯一的区别就是:一般人都不敢放胆说“我有钱”,有房有车算什么?存款百万只是纸,身家过亿的富豪都赔笑说:“山外有山。”但大部分分人,只要有过一点一滴的爱,曾经有一只鸽子在他心弦上踢了一下脚,他就会说“我爱”或者“我爱过”,三岁幼儿般理直气壮。而你,再心软,也要轻声说:“你的爱,不够。这不算有爱。”不够给你名分,不够让你觉得内心安定,不够解决你的后顾之忧。什么都不够。你不想男人为你披荆斩棘斗恶龙;你不是朱丽叶,不希求他为你背叛家门犯天条;你绝不敢自比温莎公爵夫人,让那个人不爱江山,从头开始。你不要很多很多的爱,也不要很多很多的钱,只要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爱与钱:一张工资卡,一场婚姻,你动手术时一双可以签字的手。但这个男人的爱,不够。

对待爱,要像对待钱,一定数目以上才能算“有钱”或者“有爱”。小女孩都能慢慢懂得的事,成年女性,没有任何理由纵容自己不懂。

【两性论】

## 对待爱要像对待钱

□叶倾城

十多年前,我的外甥女小满才三四岁,每天早上,她妈要去上班,她都伤心得像妈妈会一去不回般,号啕大哭。大人哄她:“妈妈要去上班才能赚钱呀。”

小朋友满脸鼻涕眼泪地喊:“我有钱。”咚咚咚就往房间跑。

她能有什么钱?我正一头雾水,小满已经捧着小猪形状的存钱罐出来了,使劲往她妈怀里塞,满脸满眼希望。大人们面面相觑,还是得硬下心来:“小满,你的钱不够,这不算有钱……”

小满今年已经十七,朝气蓬勃的美少女,这件事我却一直忘不掉,甚至渐渐地变成一个哲学性的隐喻:有多少钱才算有钱?或者,任何事物,拥有多少才能算有?

认多少字就不算文盲?会用一根手指弹《玛丽有只小羊羔》,能不能在简历上写“特长:钢琴演奏”?爱到哪一步,才能算爱?

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联想,是我多年来写专栏、写信箱,天天面对的都是误入花丛的姑娘们,爱上了热爱出轨的老公,亦正亦邪的浪子,专业泡别人的人渣、擅长痛哭流涕的别人之夫……故事总大同小异,她们不是不知道真相,但理性是软弱的手,挡不住疾驰的欲念铁